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胡端敏奏議卷三 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櫾寶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貢生臣秦聯登

胡端敏奏議卷二

明　胡世寧　撰

畧陳治要以獻愚忠疏(時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臣以病廢庸愚遭時蹇阨始憂宸濠繼憂江彬為國患害致陷身家晝夜哀思因知攸濟今者幸遇皇天眷佑聖德隆興下詔求言勵精圖治天下臣民如獲更生萬世奇逢萬方稱仰凡抱忠懷皆欲獻納況臣首被鴻恩何忍括囊

自利但欲盡言天下之事則職分有拘亦恐煩瀆故敢畧摘其要少塵睿覽臣聞自古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致治之盛享國之永亦莫如堯史言堯自唐侯特起為帝時年十六其後享國百有一年今我皇上起自興藩入繼大統即位之迹春秋之富皆與堯同而聦明仁孝天性之美亦與堯同臣願陛下修堯之德致堯之治以後享國之永當過於堯上以固我皇明億萬歲之基下為天下臣民萬世太平之福此其至要臣所至願也臣聞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昔宋臣

司馬光每以是告其君而其言曰仁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别賢愚辯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孔子對魯君問政亦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知即明也勇即武也史稱堯仁如天仁之至也其知如神明之至也書稱帝德廣運而曰乃武武之至也其曰聖神者即仁知之極

而文即其英華之發非有二也堯德惟是三者各極其
盛故能致萬邦協和之治以享百十七年之壽臣願陛
下自今清明在躬之始物欲未蔽之時即光之所謂仁
所謂明所謂武者而日存諸念慮之間時省諸用人行
政之際其有不合者即速改之而務求其合日新月盛
將見陛下之仁亦如天知亦如神勇亦如堯之武矣又
何患致治之盛享國之永不如堯也哉臣又聞修德必
賴講學講學必在讀書臣慮陛下萬幾之繁未敢勞以

盡讀天下之書也昔宋儒真德秀作大學衍義一書我
太祖高皇帝知其為帝王為學之要大書兩廡之壁時
睇觀之臣願陛下先取此書朝夕省覽則於政治得失
民情事理與凡奸邪害政之術奸弊害民之事無不周
知矣其他經史則命儒臣摘其切於身心治道者而以
次進讀可也然而講讀輔導之官尤在得人臣見近日
科道奏起臣僚中有先任郎中新任副使魏校有先任
修撰後改同知何瑭此二人者皆氣質温醇學行純正

又有先任編修今陞僉事邵銳行端而潔性直而溫臣愚欲乞聖明將此三人量依原級改置經筵與翰林院儒臣之賢者同侍講讀日備顧問必能開發聰明輔養聖德至於賞罰人主之大柄陛下即位之初賞善罰惡固已大快人心矣然臣猶願内外遠近視為一體賞必當功而幽隱不遺罰必當罪而脅從罔治如内擒江彬肘腋之患比外擒宸濠之功事亦不易也均當論叙昔附宸濠以啟禍亂比今附江彬以取富勢之人罪尤深

重也均當追究文臣忠正者既蒙褒錄矣武臣有指揮
弁嵗者累因執法以受罪内臣有承奉周儀者不從謀
逆以被殺臣愚妄意如此類者皆宜一體查錄以示公
平正大之體至於誅戮權奸亦宜論其平日稍分差等
庶使後之内臣武臣守法効忠者益知所勸而得勢擅
權者亦不肆為大惡以戕善類而為社稷之憂此則臣
愚過計之甚未敢以為必然也臣又聞孟子有言堯舜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今陛下有堯舜之資當得臯䕫

稷契之賢而親用之然世卒難其人得如姚崇宋璟者斯可矣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法以持天下之正昔唐玄宗起唐中廢其德萬萬不及陛下然能相此二臣坐致太平四十餘年近日言官奏起舊臣中有如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者皆其人也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真宋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真姚崇也臣願陛下早致此四人而用之輔弼或部臺要地與今左右忠

良同心夾輔則其所設施所匡弼必大有益於新政而致太平久遠之效矣其他舊臣雖臣跡遠不能盡識要皆老成忠正陛下已允公論之揚而勑吏部遇缺取用天下稱快矣雖其間萬有一誤舉者吏部更加審擇弗使再為附勢殃民而已夫用人如用藥使百良藥之中而間以毒藥一味則衆良之助不能奏功而一毒之投遂致殞命可畏之甚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為是故也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奉詔推舉幽隱忠賢以備起用疏

伏讀詔書内一欵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在京在外大小官員人等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降調陞改充軍為民等項各該衙門備查明白開具事情奏請定奪降調陞改致仕養病閒住充軍為民者起復原職酌量陞用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見皇上之心即自古聖王顯忠遂良急賢圖治之盛心也是以即位旬日之間凡昔忠正被害

之人吏部查奏悉蒙甄錄天下聞風罔不慶幸以為聖明一出而悉用忠賢忠賢既枉而復遇聖明千載奇逢萬世太平之治將自今始矣然其間有一二或因去任從容而人不識或因被人誣衊而迹未明臣恐一時查奏未及敢以上聞臣切見正德初年逆瑾擅權之日死生呼吸一時廷臣莫敢正言雖言未必剴切有如給事中劉蓝監察御史徐鈺二人之奏比衆獨為剴切明快蓝奏傳聞天下稱頌鈺奏隱淪人或未知既而二臣以

黨籍去位瑾誅復用又止各陞知府莅任金華值地方無事而惟以勸民善俗為務鈺任廬州遇大盜充斥而實多經畫保障之功然而忠賢作郡公正自持心惟撫字之勞禮或送迎之簡以致上司不悅而所志難行鈺則屢奏乞休而得請致仕莅則不幸而遇逆臣濠鵬巡按誣以貪名劾令去職此其陞貶失任之事情也若論其平昔則臣之與鈺實與知心其人外和内剛不異流俗至於推賢樂善之誠物我無間忠國愛民之志生死

不移真古忠臣也莅雖未與識面然聞金華士民皆道其善政惜其誣枉而言其實愛百姓如妻子處同僚如弟兄待羣吏如奴僕真古君子也或謂鈺無仕進之志莅有勸罰之名不宜薦用者臣謂不然夫士君子當羣奸亂政之日則當求退避遯聖人御天之日則當出效用出處之義自古然也鈺雖志尚恬退亦豈容其肥遯於聖明之世哉至於勸罰云者良有司或因公用之難免而又不忍貧民之緊出乃或勸富民或罰有罪以代

貧民之科率古今循良不免有是也其或假公以入己則坐貪以問罪公論國法皆所不容矣其有等避嫌縮手以保廉名而興革營造一不之為其遇上司有所科派則依文論戶而均數貧民畧不為處此則自全聲利之徒非民父母非國忠良也莅之勸罰要皆為公若謂其有入己之私則士民初無間言莅之平昔決非是人也夫潘鵬之附逆已久而嫉忠尤甚其劾劉莅至與張龍並列今公論大明莅之為人豈張龍比哉其不足信

也明矣又況臺諫忠直之人朝廷舊有陞用之格若或授以才非所宜之官陷以法所難明之事使之隱忍得罪以去而公論不為辯白則後之為忠者亦知所戒矣臣愚妄謂如莊鈺二臣之孤忠大節雖其才力不堪作郡猶當改任他職而況其在官各有利民之政其去職止坐事上之簡哉臣愚誠不顧聖明之朝而遺此二賢之在野亦不忍二臣之忠而不與聖明之簡用也故敢昧死上言伏乞皇上特勑吏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

妄即起二臣置之優閒論議之地使其𠫭佐大臣贊畫
朝政必能有裨清明之化如臣挾私妄言甘當罔上之
誅萬死無憾

舉用賢才以安地方疏

臣聞爲政之道以得人爲本事君之義以薦賢爲忠臣
雖不才敢昧斯理况臣所屬四川地方廣遠西連吐蕃
自古爲患南接諸夷不時寇掠至於腹内地方先被流
賊殘破瘡痍未復近年又爲採辦大木及取佛使臣在

彼科率騷擾民窮財盡十分難處況臣才弱不堪非得
上下同事一時軍民職官盡皆賢能其何能濟臣竊見
先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為人仗義而不隨流俗舍
己為民而不避權勢先任雲南按察使劉麟為郡守而
播循良之譽掌憲臺而嚴風紀之司見任江西按察使
伍文定才力過人忠勲茂著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余
祐學有本原而正直忠厚志存經濟而勸勵周詳見任
山東按察司副使蔡天祐材兼文武志秉忠清見任陝

西按察司副使呂和存心正直而憲體嚴明處事公誠
而政蹟昭著此數臣者臣之才力遠所不及又有原任
山東按察司副使胡文璧見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潘珍
先任湖廣按察司副使陳棐先任四川按察司副使張
思齊見任湖廣按察司副使張鳴鳳原任浙江按察司
僉事韓邦奇見任貴州按察司僉事王瑞之原差江西
清軍監察御史范輅見任浙江杭州府知府留志淑台
州府知府顧璘丁憂服滿知府廖紀戴德孺南京養病

給事中徐文溥主事姜清給事中樂頀此數臣者臣雖不能悉狀其器識之所似然聞其皆有體國為民之志皆有修政立事之才與他齷齪自守惟保名位者不同至於武臣則有在京叅將桂勇廉而有勇信而好義遼東分守叅將高雲廉勇忠直一時罕比閒住叅將段錦老成恬退同輩推服小官則有杭州府通判喬遷廉能有為不受勢囑如蒙聖明特勑該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妄乞將前數臣中推舉一員代臣廵撫容臣

休致或併後數臣遇缺陞補四川地方相應職事使得各施所藴助臣撫治必能有益地方以寛朝廷西顧之憂而微臣亦得以少逭尸素之責矣

急處重邊以安全蜀疏

臣聞吐蕃為患自古已然故自唐及宋多重蜀帥為是故也惟我國朝威德廣被番戎率服故國初於羣番之中取古松州而城之置兵設衛曰松潘軍民指揮使司以控制羣番而離其交合以伐其内寇之謀以為我全

蜀之蔽誠得古禦戎之上策也然國初松城內外地皆熟番為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之設有北定等十七長官之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鬱郎等二長官司之屬再南至茂州衛又有靜州等三長官司之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再東至龍州則近至白馬路長官司而皆受我約束為我藩籬者也曁後承平法弛任用非人而撫禦失宜熟番多叛而寇我內地戕我軍民松城四外盡皆讐敵而東南二路僅有羊腸一線之通

左右皆番朝夕窺伺矣故景泰以來添設總兵官都御史專治松潘然而四川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董卜韓胡之強終不能制也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事勢稍平去都御史而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又一治茂州以東壩底徐塘等堡路抵龍州謂之小東路而往劉綿州条將二員分治東南二路遊擊二員往來於中每歲二八月中松潘總兵與茂州条將會議一

次松潘兵備與茂州兵備會議一次每會計遊擊率兵與俱而軍威猶振番夷猶畏服也以後因事革去遊擊弘治年間承平日久都御史潘蕃等廵撫惟以保守為事以欺隱為能軍殺一番則坐以擅殺激變之罪番殺一軍則坐以玩寇失機之罪由是官軍垂首喪氣而惟扣糧閉口以賂番或棄其兵械而執農器以為番役矣由是番人得志日肆驕横每年班軍累死餓死殺死者十常七八而道途任其邀刼關堡任其殘破一皆付之

不知邊堡有報則陰中以法問其來使而實言有警則
遏以大杖而使之幾死後有問則大聲對衆而答言無
事矣不幸而事聞朝廷則隱匿之罪仍付之下吏曰彼
不曾呈報也此前人之善爲保守而坐致部臺稱爲老
成也此南路之所由以塞而惟東路僅通也近該巡撫
都御史馬昊因人心之憤採衆論之同而奏請大征又
不幸而冒險輕進遂致一敗之眚以廢數年之勞至今
邊人言之皆爲嘆息然自是番夷比前稍畏道路比前

稍通不為無效也臣與昊素不相識正德八九年間臣在江西昊在四川皆任兵備副使皆為地方平賊昊遇彭澤之知而薦為廵撫五六年間遂至大官臣被俞諫之忌而嗾其心腹王泰等擬置宸濠奏臣死罪五六年間陷為罪隷萬死得生今臣幸遇聖明復加錄用昊乃因罪罷黜然訪諸四川軍民之論則多為昊惜臣亦自揆才力不及於昊不敢蔽也昊事往矣臣愚竊念四川之有松潘猶人家之有外藩也松潘之有東南二路猶

人家之有前後二門也不幸前門有火盜之阨而後門可通救援若惟一門有阨則闔户死矣今松潘南路之不通已二十餘年所恃餽運之通者惟東路一線耳使一有警截其東路則應援糧運皆不能達數萬生靈計日以斃而四川之外護徹矣祖宗之重地失矣不可不為之計也然馬昊以欲通南路而敗今臣復以為言者區區之忠不敢自為身計而上負朝廷下誤地方也然以昊之才不能通此路而臣欲通之者昊惟有才常得意

而輕試其所長臣惟不才常受阨而欲善用其所短也臣自被命以來強疾赴任七月在途每遇蜀人官遊於彼者輒訪蜀事比至漢中遇邉人避難於彼者備詢邉情入疆以來又多詢訪事蓋得其一二矣大抵番雖强惡而種類各分每寨多者不過千人少者不過數十其勢不相統一其情雖貪利好殺而猶尚信可馭也惟其山高地勢險甚而吾人少入其中不能知其地利又惟大舉征剿則彼聞風驚懼急則相保雖讐亦睦雖順

亦逆而相牽旅拒誘我深入必為所陷矣就使勝而多殺彼或逃死而出投外番相合為一或成唐末吐番之勢則又非國家之利也若專撫之而威不立則泛賞之給彼以為畏而買求恬不知感而益肆侵侮每歲官軍餓死累死者反多於戰敗被殺之人往事可監也臣聞其事要在乎威信兼立撫治兼施而欲威信之立撫治之善又在乎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四者既得而撫治得宜臣雖病弱不足以任其事使得

更任廵撫有才力者總督於上諒在一二年之間南路可通而番夷自戢矣今訪得南路松潘該管西寧等十七關堡道路一百二十餘里久已廢塞近年兵備副使胡澧等因番夷信服之勢漸已修通後因兵部奏改本官别用不敢任事而又被劾行勘且避副總兵張傑之害退居小河人心遂懈仍復廢弛疉溪該管新橋等四堡道路五十五里止因近年都御史馬昊征剿松潘番蠻聚衆要來攻堡諸軍畏怯撤入疉溪城内遂爾廢棄

不久以此而觀南路之復勢亦非難也要在乎兵備總恭之得人耳臣所謂用人才者其意在是今松潘兵備之有胡澧蓋千百而十一者也其人廉勇忠信視國如家愛軍如子蒞任五年以來内軍外夷一皆信服其撫剿亦多成績節已奏聞惟其為人直已自信處物多乖是以同事不合而當道屢劾今其所劾事情臣已勘明另奏蓋止坐草前撥軍破柴燒磚而失於嚴督致被番人殺死一軍擄去一軍耳其餘兵備則皆清修俊雅之

士用於內地任以他官則皆良才或有駿望而用之於邊則非所宜其若堪為兵備者惟欲膽勇閎畧而有權變操縱耳人才各有所宜非有所優劣於其間也新任松潘副使江文敏臣雖不能深知然聞其人亦有才力至於見任松潘副總兵張傑初任亦可後因交結權姦錢神得勢職陞都督任加鎮守乃敢公然剥害軍士太深欺虐同官太甚內軍外夷悉皆怨畔先該廵按御史蘇恩所劾一一皆勘實近該盤糧給事中熊浹查出本官

嚇取在庫糧銀七千餘兩本官又恨指揮程南等首實其事上下相讐番夷伺隙地方人心幾至大變比臣未到幸賴給事中熊浹善處行令胡澧復回松潘撫治人心始安地方稍寧此事急當為處切照張傑強狠貪虐交結權要毒害邊民人心痛怨雖照盜糧重例明正典刑亦不為過然臣聞其勇畧可取則又念其罪廢可惜况其罪犯革前亦聞聖明御天以來稍知斂戢分守小河左叅將王偉臣初到亦聞其可分守威茂右叅芮錫

無事可見臣實不知其人如蒙聖恩軫念邊方重地四川一省安危係命于此特勑吏兵二部計議將胡澧錄其年勞陞任本司按察使比照先年趙敔陶魯近日吳廷舉事例令其仍管松潘兵備江文敏若到則乞改任威茂其見任威茂兵備副使吳希由則乞念其守邊年勞已深歷官操履無玷而改陞他職或代回本司管事以均勞逸或將江文敏仍任松潘威茂則另選才力相應如見差江西刷卷御史朱節或臣先舉養病主事姜清

或另推附近相應人員陞任或暫借原任副使張思齊一二年以任其事胡灃則令移安綿小東一路更乞量以先年松潘專設廵撫事例特勑本官兼督松潘威茂二路待其一二年之間撫處得宜道路盡通蠻夷歛戢則令其代臣廵撫而放臣終養至於見任安綿兵備僉事賀寛勤慎篤實尤為可取取回本司管道管事皆無不可至於武臣則張傑已與松人為讐不可復留在彼又恐遠推一時難到或將叅將王倬就近移管松潘芮

錫移管小河各仍舊職張傑或量降職止作叅將或守備名色或令戴罪殺賊移管威茂皆聽臣節制後或張傑不能改過爲錫等不能稱任容臣另行奏處或二路叅將仍舊止提張傑依法重治另推廉勇副總兵或叅將一員前來分守松潘則地方庶乎得人矣臣以地方事重得人爲急故敢冒死直言奏瀆非敢擅爲紛更以撓選法也所謂添兵將者非欲如近歲征潘添調十三萬之軍也但欲如往年仍設遊擊二員今已有曹昱一

員矣止望再添一員四川武職惟何卿可用但今不幸與曹昱皆有疾病如蒙聖恩特勅兵部或將何卿陞任遊擊或另推陞一員前來與曹昱各選領精兵二千或正軍不敷則抽選餘丁湊補各待天全高珙事寧之日令其常在會城就糧屯操照依往年舊規不時輪往松潘巡察以振揚威武使番人慣視帖服後有兵入亦不驚擾每歲三路兵將相會或臣往巡邊皆令護從以後不拘松潘他邊有儆或腹裏草寇生發量其事勢輕重

輕則止調一員重則臣率二員朝報夕發早行撲滅其
與倉卒調兵一時難集以致敵人得志遠遁盜賊延久
滋蔓者不侔矣或慮添兵則添糧而病民者非也今邊
運路澁每石脚價費三四石之多使其添兵勢強而二
路兼通則糧運所省脚價之費匀食新添二千之軍更
倍矣所謂更賞罰者以賞言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
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
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

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臣在遼東充軍見一都指揮連射三人下馬而為奪首級者所擊重傷回死彼大吏猶然也況小卒乎貧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為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為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臣

昔在江西見他軍以取首為功者多被賊誘殺其脅從老弱數十爭踐割首而劇賊乘之覆軍羪將皆因此故彼時臣領民兵權破舊格止令先鋒破敵一人賞銀十兩以次二人各五兩其餘每殺一人賞銀二兩即時分給不論首級諸兵大喜每戰全勝而量令割首三五百解驗以與提督紀功了人事其餘横屍滿野推致江流不令盡割以恣勢要之貪冒費國家之官賞也以罰言邊例交鋒傷擄四五人即問充軍殺擄十名口以上不

報者止降一級輕重甚是不倫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令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為事而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其甚者被擄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聖恩特勑兵部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擄

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於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之上俱問失機其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衆証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不必論功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五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不報或冐功賞

其所私者却問重罪如此則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或此例不可行於各邊亦乞
止行四川地方幸甚所謂足財用者有三一曰軍餉二
曰賞番之需三曰賞功之費四川布政司累年管糧官
未得其人將各邊糧通派各州縣各州縣又通派各人
户以致一州縣之糧有該解七八處一人户之糧有該
納五七倉者又以道遠番截而人户勢難親輸勢不得
不交與里納包與攬頭而或買虚串於官攢及後里納

攬頭官攢侵欺事發監死無追勢不得不累人户重賠此四川通省之民歲困於邊運而在邊糧餉恒患不足軍士日無常飽臣今備訪民情道路已有計處要令各户之糧止納一倉各州縣之糧止納一處而民運省便軍餉易足惟待布政司有管糧官即與定晝施行外至於賞番之物初緣廵撫謞言有此付之不知而盡尅軍糧後雖官給而亦不勻三分之一其餘仍扣軍糧近據威茂兵備副使吴希由查報疊溪年例賞番該銀四千

九百餘兩官惟給銀九百五十餘兩茂州該銀五千四百餘兩官惟給銀一千二百餘兩餘皆軍辦即此可例其餘也至於有功軍士舊皆奏聞行勘造冊回繳以俟陞賞或經年不得勘明或遂隱沒而懸賞待士人皆不信令欲撫治番夷賞番賞功之物皆不可少伏乞聖恩寬臣文法容臣便宜使臣不避嫌疑多方設法而措置財物貯邊應用至於屯鹽商稅等事亦乞聽臣革弊任人而務得實用昔宋臣張浚治蜀有趙開善理財余玠

治蜀以王惟忠治財賦臣雖識陋官卑不敢僭擬先哲
然而誤蒙大朝擢用任當其事安得閑與惟忠而任得
其濟也所謂善撫治者大率以信為主決不可失而恩
之與威則並施迭用使我兵備總叅既皆得人矣由是
使名各番寨首令其各報所統番人名數與之定約每
歲賞例番首若干衆番若干或歲或時皆有常數要在
比前總筭稍優以慰其心其熟番為我守堡送糧者尤
當加厚或給口糧或倍常賞慎勿負其勞失其心而使

怨畔至於平日索要官軍接渴過午送路等酒過背買
路過班等錢一皆禁草不許番人私索於軍亦不許軍
人私送於番因而告之曰我歲賞爾爾當為我各守地
方而與我軍和處以拒絕生番之來擾今後我軍無故
而殺爾番則重問其罪而仍照例倍賞爾番若上道搶
擄或入堡詐勒我軍殺之勿論其若刼我財物殺我軍
人則依我國法必欲斬首示衆由是後有犯者則令通
事告其寨首曰爾寨何人背信作惡爾宜查送出官我

則常賞如故得其人則就顯戮於境以儆其餘其若不肯送出則絕其常賞其若怨畔侵擾則明告其鄰寨曰某寨背信作惡我欲征之爾各寨能斬獲一人者賞銀若干能為我共滅其寨者土地財物皆爾所有我仍重賞或奏保爾官號彼能代征亦惟按兵把路以防禦之慎勿與共征以防其詐誘其若不征則我令遊擊二軍益以各衛所軍坐困之有隙則速剿之仍要撫諭其鄰寨勿使驚疑决不可深入决不可普征决不可貪功失

信其征也今日得利明日即止一戰得勝再戰勿行使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一寨之惡不累衆寨而帖然信服矣彼既信服而又振以兵威啖以賞利使之助我修堡通我舊路直易易耳南路盡通而將其平日坐皆架梁要害之處或鑿閒或立墩於上使我軍瞭望而更視其堡小路近者或併之使力全易拒其有舊堡在絶境之外勢孤難援原無土地人民守之無益於事者則撤棄之由是使松潘南至茂州茂州東至垻底垻底東

至徐塘以達龍州龍州西北至小河小河西至松潘常
使遊軍往來應援相通絡繹不絶彼出此歸此出彼歸
使不知其多少去留而威益振由是糧運易通而財益
足官軍得糧不費遇番敢敵而氣益壯循是守之百歲
無虞全蜀得庇矣撫治之策臣愚以為計不出此然必
前四者之備而後可行四者之中用人為要然臣又聞
古之任人必先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言雖可用其
功尚難必成言不可用其人決當廢黜臣以罪廢庸愚

誤蒙聖恩擢用委以全蜀重地今不自知其愚冒昧言此蓋亦數奏以言也如其可用乞賜採納如不可用甘當罷黜決不敢貪冒竊祿以誤地方也

定冊籍以均賦役疏

臣惟撫民之道要在均其賦役均役之道尤在覈其戶口然使籍冊之造多弊則戶口之報不真大戶門多而巧於欺隱小戶丁絕而不與開除以致田糧有宜付而不付有宜收而不收里甲有偏大而偏小有偏貧而偏

富以後十年照冊編差未免偏累貧民而逼其逃竄弱者轉而溝壑致傷天地之和強者聚為盜賊致激地方之變富民買閑貪吏作弊者亦皆因以不得安生矣今當大造黄冊之年而臣謬膺巡撫之寄節該户部奏須冊式及因給事中孫懋底藴等建議奏行條件又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黎龍蘇恩各出所見節行所屬俱合事宜一一遵守外臣今到任以來備訪各處民俗查照節行事理斟酌通融約成五欵擬行各屬使其易曉期

在必行其間有曰清田糧均里甲處寄庄三事者是皆
前奏已行臣惟因俗潤色事當便宜不敢煩瀆外至於
實丁口清逃絶二事内欲照門以報人丁重役以懲欺
隱又欲將丁門等則添註於今冊絶户虛名開除於後
造是則前來奏行臣愚區區上欲推明朝廷立法之意
而順其土俗酌其民情行法稍為操縱而使法立之易
行革弊稍為勸懲而使弊生之必革志在著實奉行事
須從宜增損不得不然者謹用條陳上塵睿覽臣又思

今造報得實豈惟十年編差之利以後造冊因之不改將為無窮之利今次造報不實豈惟十年編差之害以後造冊因之不改遂為無窮之害使臣於此而不用其心不得行所志是為不職是孤任使朝廷當加罪黜罷歸田里使司府州縣官員於此而不用其心不能體所志亦乞容臣遵照户部奏行給事中孫懋建議事理五品以下徑自提問四品以上叅奏重治庶各知儆不致違悞

計開

一實丁口節該户部奏行冊式人丁十一歲以上皆欲報入正圖是豈容其欺隱一丁也今訪得四川土俗人丁欺隱之弊與湖廣大畧相似與他處大相不侔其大户或十數姓相冒合籍而分門百十家其所報人丁不過十數小户或二三門或單門先因無錢使用人丁已盡報冊後或死亡或敗絶而里書以其無新丁替補不與開除以後照冊論丁編差小户多累逃竄以致

民不聊生盜賊易起職此之故今欲盡丁開報民情實有不堪而反朋比欺隱必用嚴刑追逼有失朝廷子惠之仁且非有司保障為國之意也今擬令有司拘各里書并各户長到官各令實報本户門數其有父子同居各爨者止報一門其若父老不主家事而兄弟分居又各有子者各報一門每門不拘已報漏報各要成丁一丁上冊仍要實報其家如有父子三人以上田種十石以上或雖止一二丁田種不多而別有生理衣食豐裕

或有僕馬出入者定為上丁其有三丁以上田種五石上下父子躬耕足食及雖止一二丁田種不多頗有生理足句衣食者為中丁其有一二丁田種不多力耕衣食不缺辛苦度日或雖止單丁勤於生理亦勾衣食者為下丁其若貧門單丁或病弱不堪生理或傭工借貸於人者為下下丁蓋各户分門又有貧富不同故雖大户亦有下門雖小户亦有上門也報冊實在成丁項下明註上門幾丁某人某人中門幾丁某人某人下門幾

丁某人某人下下門幾丁某人某人以後編差大約上
門出三中門出二下門出一下下門且弗編差優養十
年以俟後冊再定其舊管人丁委的死絶者即與開除
不必責其報補庶幾不累貧民逃竄耳其若隱瞞一門
不報者以後被人告發或因事查出所隱本門人丁并
本户長一門俱責常當本州縣民壯機兵或附近驛遞
水夫一名以替舊僉貧户之消乏者其本門糧米仍每
年盡派邉倉以困辱之其有隱瞞三門以上不報者本

管里長書手亦罰如是庶幾法近人情之所宜而令易行罰乘土俗之所畏而弊可革矣如蒙聖恩俯從地方幸甚

一清逃絶查得各處鄉都逃絶人户每次造冊不敢開除其先年賣出田産遠年死絶人丁俱留在冊仍作實在以致上司不知照依户口派出差科多累本州縣里甲包賠遺下田土或久抛荒或被有力之家占種埋沒負累本鄉里甲賠糧有此遺害不便今次造冊合令各

州縣審冊官責令各里老書手各將本里遠年逃絶人户事産丁口逐一清報如逃户則稱一户某人某籍原住地名某處舊管人丁幾丁某人於某年月内見逃某處官民田地幾畆已賣與某里某人幾畆該付糧税若干見存幾畆令撥與某人佃種該辦糧税若干絶户則稱一户某人某籍原住地名某處舊管人丁幾丁於某年間故絶官民田地幾畆已賣與某里某人幾畆該付税糧若干見存幾畆令撥與某人佃種該辦糧税若干逐一清查明白已賣

田糧即行開付其未賣者通計本里逃絶田地若勾百畝上下則召佃一人立户當差編作正管五十畝以下編作畸零其人不拘本鄉或附籍客民如客民則於冊内開稱一户某人某籍原係某府州縣人令佃種本里逃絶户某人某人田産附籍當差本鄉則稱一户某人某籍原係本州縣某里某人户丁令佃種本里逃絶户某人某人田産另户當差而各將所佃逃絶户口事産轉收入户其絶户田好爭佃者量令每畝出穀一二石在倉備賑田低無人

爭佃者止令認辦糧差不出稻穀至於逃户復業不拘年月久近其田照冊退還不許占恡絶户後冊緣此開除庶幾糧差有所歸著籍冊不致虛報而里甲無包賠之苦民困亦少蘇息矣如蒙聖恩俯從地方幸甚

舉用恬退幽抑官員疏

臣惟自古聖皇以求賢為急自古忠臣以薦賢為務洪惟我皇上天錫聰明洞明治體嗣登大寶首下明詔起用忠良振拔幽滯即自古聖皇急親賢之甚盛心也臣

雖不才素懷忠義苟有所知敢不陳薦以欽承明詔上備採擇哉臣切見原任浙江叅政侯啓忠才節素聞卓然今世之望原任河南叅政秦文文行素優確矣古人之心侯啓忠年未四十而已求閒秦文年逾五十而即休致盖皆求避於權姦亂政之時今豈容其肥遯於聖明之世此二臣者宜當起用以勵恬退又有原任徐州沛縣知縣胡守約賦質强毅遇事敢為因不遂經過太監求索而被其奏拏至京枉問杖罪貴縁張鋭批草為

民况其先任蠡縣拒賊被殺四日復蘇其迹尤異又有原任順德府内丘縣知縣王瑁一廉自守甚得民心因不遂鄉居近侍囑託而被其黨緣錢寧誣陷贓罪革職既差官校捜其公廨又行原籍賣其家産通止有銀一十七兩將其父子三人三處監追四年幾至餓死其情甚苦此二臣者宜當録用以伸寃抑俟啓忠奉文臣與之同榜出身胡守約王瑁臣與之同禁日久以是知之真切今雖音問久絶然計其年力未衰如蒙聖恩特勑

吏部查訪是實早行甄錄如臣言涉欺罔甘當重罪

舉劾方面官員疏

臣原任四川巡撫今當離任四川方面官員訪察旣知例應舉劾除副使胡澧之廉勇忠信右叅政曾大有右叅議徐海僉事王納誨之有守有為先已因事題知不敢再瀆外今訪得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沈恩才力過人而濟之以勤廉直守己而行之以慎卓為一時之彥堪任一方之責允宜擢用按察司副使歐陽重僉事劉

成德皆有明敏超逸之才劉成德則和易任情而嫌疑不避是以頗招物議未協時望宜辯其實而戒以貞量遷提學或兵備職事以試其才此書所謂燮友柔克者也歐陽重則險僻為性而偏私是逞忌同僚而誣賴以贓賄忍昧天理之公附番酋而曲斷與民田不顧地方之害提人未到而揑作已到問罪敢於欺罔委巡不出而佯為將出遇疾巧於避難此臣數其事而責之宜加貶抑使其知改刋瑕錄瑜終任器使此書所謂彊弗友

剛克者也如蒙聖明特勑吏部再加訪實早示勸懲地方幸甚

薦舉賢能官員疏

臣原任四川廵撫今當離任所屬有司官員例應舉劾除保寧府昭化縣知縣趙慶柔懦無為梓潼縣主簿張昻貪庸有疾臣已因其告病勒令休致及有重慶府知府馬文有明達練事之才而久勤勵有平易近民之政而少激昻順慶府同知楊一誠保寧府同知王翊皆正

直有君子之風切實通利民之務潼川州中江縣知縣
余祺重慶府安居縣知縣劉讓璵皆志操崇正威州保
縣知縣鄧浩瀘州納谿縣知縣姚震皆才猷敏達而皆
到任未久成都府同知安世賢保寧府通判焦思明重
慶府通判郭憲夔州府推官唐經綿州知州尹袞邛州
知州李廷詔廣安州知州汪城眉州判官查仲儒成都
府華陽縣知縣余瓚石泉縣知縣蕭昜簡州儒學學正
田嘉禾保寧府廣元縣知縣陳表江油縣儒學訓導李

良金叙州府珙縣知縣步梁邛州大邑縣典史李注皆
或有守而施為未著或有才而更歷尚淺又或地遠而
考覈未詳臣皆姑行奬勵以待其政成名立未敢輕舉
外今訪得順慶府知府沈良佐循良之政孚恊于吏民
廉慎之操表率于僚屬通判李時暢歷任有為持身無
玷推官勞傳相理刑詳慎委任勤能夔州府同知歐陽
席志因遷謫而愈勵才以歷練而益充雅州知州范府
才無不宜守無所玷潼川州同知裴偉才識優長操持

勤慎本州缺守合郡保留嘉定州夾江縣知縣程光志向正而操持慎才識敏而政務脩邛州蒲江縣知縣孫佐潼川州遂寧縣知縣劉樽皆操持無玷於甲科政務有協于民志此數人者衆皆稱賢臣訪是實如蒙聖明特勑吏部再訪無異量加旌擢

舉用將材及舉劾武職官員疏

臣原任四川巡撫節准兵部咨該臣舉用將材及有所屬武職官員賢否訪察既知例應舉劾除貪虐大肆如

副總兵張傑已經論劾外今訪得四川都司新任掌印都指揮僉事何鄉屢著忠勇之績卓有將帥之才守備壩底等處指揮僉事張倫松潘衛掌印指揮僉事程南疊溪掌印指揮僉事鄧爵皆有偏裨之才堪任一方之責成都後衛指揮使丘岌重慶衛指揮同知李爵廣安千户所養病正千户周爵新陞行都司掌印都指揮僉事柳睿成都前衛帶俸都指揮僉事潘武敘南衛指揮使丁勇皆堪試以軍旅儲任將領者也堪任軍政則有

罷閑署都指揮僉事韓恩以才能被斥而年力未衰緣事都指揮僉事李昇以廉正被誣而官職未復新任守備指揮僉事魏武才識甚優建昌衛掌印指揮同知李俊雅州千户所掌印指揮僉事田金俱才猷可取重慶衛管屯指揮使蕭寯催徵獨善蓋皆可用者也至於見任遊擊將軍曹昱分守威茂右參將芮錫臣初到任未知惟聞曹昱得夷猓之心芮錫無科虐之怨猶以為可用今訪得曹昱才不稱任而名過其實是以征番縱掠

而敗績師律有違稱疾帶軍而回家地方不顧後雖擒獲叛逆土官高繼恩等實係因人獲功爲錫庸懦自守而威信不立以致茂疊之間一路漸塞而不能通疊溪以北四堡漸棄而不能復近雖斬獲叛惡土舍節孝等亦係因人成事況聞曹昱之年已老爲錫之體大肥而鞍馬之勞已皆不堪蓋皆當更任者也如蒙聖明特勅兵部再加訪實漸行黜陟地方幸甚

胡端敏奏議卷三

胡端敏奏議卷四

明　胡世寧　撰

陳情乞恩照例請給先世誥命疏 時陞吏部右侍郎

臣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地方係干邊鎮誠恐新任巡撫未到缺官管理不無誤事咎臣還照正德八年二月初二日題准事理務待交替官至日方許離任等因臣以今職在彼仍管巡撫至本年十二月初三日方得新任

巡撫都御史許庭光來到交代起至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行至河南地方聞臣父瑢在家病故一時哀痛疾甚不能赴京先已奔回原籍守制外本年三月十五日欽奉詔書內一款兩京文職官員未及三年者俱與應得誥敕欽此欽遵臣一介草茅叨蒙聖恩歷官三品例得推贈祖父母父母但臣先留四川暫管巡撫後因聞喪在途未曾到部一時未敢陳請念臣生本農家幼極辛苦頼臣祖父嵩祖母張氏破産延師教臣父讀書未遂復以教臣臣母馮氏事父育臣教

臣劬勞特甚臣祖年登八十彼時遇例當得冠帶以家貧不能為請逾年遂卒至今為恨臣初任推官累臣父母隨任覆舟大江幾至不救後雖任滿得封臣秩然臣母不久棄養臣父祿養雖久先因臣在江西平賊之謀偏主幸成為主兵同事者所忌乘臣預奏宸濠之釁搆陷奏提臣已赴京投獄而家族仍被追捕臣父彼年七十有五奔逃受苦百端臣伯母秦氏年八十有四冒雨奔山驚恐成疾而死臣長子繼年方一十有七先憂臣

在江西被陷哀痛成疾而死時若死者有知臣母蓋亦不能安處於九泉也今臣幸遇聖明過加錄用恩出望外而乃不幸臣父不祿臣疾未瘳不能赴京致臣先世未得槩受恩典臣負不孝之罪哀痛誠切於心如蒙聖恩一視同仁特照在京現任官員事例賜臣祖父母父母應得誥命使臣父早得銜恩入土以告先死於地下慰其前累之憂逭臣不孝之罪臣一門三代感恩刻骨子孫世世莫能為報也其若臣身臣妻則受恩無補今

則守喪未滿不敢濫叨恩典臣以私情冒干天聽罪當萬死無任戰慄

病痼陳言畢獻餘忠疏

臣向以久病成痼陳請乞休荷蒙温旨容臣調理痊可前來聽用臣感恩刻骨亟圖調理奈緣衰朽之極病痼已深醫療反甚自分痊可無期此生無緣得覲天顔負恩終身莫之能報雖死不能瞑目每念古人既死猶以屍諫況臣未死何忍忘言兹者輒因時事有聞敢瀝餘

忠上備採納臣昔於陛下踐祚之初竊效宋臣司馬光
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陛下臨御
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是以
臣工多玩政化未隆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
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
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
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為主而
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

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决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倖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

明而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轉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扑行於殿廷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臣願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席書以達禮受知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真得古聖王知人善任之體事無容議書亦不當避嫌固辭矣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為例夤緣結托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

英達令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
舊任老成令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
皆非聖明於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
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
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之幸也皇
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皇考為恭穆獻皇帝而躬
致廟享尊崇聖母為章聖皇太后而日侍問安陛下之
事皇考聖母已無子臣父之失皇考聖母受陛下之朝

享亦無甲臨尊之嫌禮義周至確然聖謨下詔以來人心允愜天意潛孚已致風調雨順時和年豐如昔孔子所言明王孝治之應災害不生而禍亂不作者其兆驗矣然而議者欲正兩考之失追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陛下入繼大統雖由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恊實由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孝宗敬皇帝聖治之蔭臣知聖心

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宫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懽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彊亦使新舊諸臣和協於下以佐理維新之治可也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堯尭廟雖宗堯而其父未嘗不尊為天子也亦未嘗不以天下養也雖尊其父

為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貳也此兩考之義蓋並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匪徒為繼統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不忍忘也我孝宗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罔不號慟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正德而為權奸所誤天下凜凜然十有六年之間惟恐孝宗之業有墜其後弗傳也一旦得陛下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孝同符孝宗而聰明英武尤似古先哲王天下翕然歸戴如見孝宗也故雖間遇天災

流行百姓寧餓死而不忍思亂時議紛更羣臣寧冒死而不忍忘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之言而遽改初稱愚民不知禮義者將翕然懷悲遂謂孝宗無後非惟聖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聞也竊聞禮時為大順次之故昔聖王制禮必因時宜而其事之興革必順人心縱令議者所言禮也而於人情則未順羣臣所執雖若為禮其實欲通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孚陛下而乃忿議者之創論不合沮陛下之用人無方

至於激烈之過而聚哭於廷已則非禮不能無罪矣昔
盤庚遷殷本以利國而羣臣不悅胥動浮言盤庚再三
誥諭以口舌代斧斤此殷以卒遷而商道復興盤庚為
商令主也今聞陛下宣諭羣臣不忍盡加之罪誠古聖
王之用心也更若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體
信任以共圖保民之政而亟行之以祈天永命於萬年
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重陵寢斥邪佞以安宗社疏

臣頃因時事有聞具本上奏今又聞中外傳言有等閒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陛下孝思純篤追慕皇考無已乘機上言陵寢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聞之不勝憂惕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聖心至孝為所感動一朝改移羣臣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國厚恩義圖死報不忍緘默然彼執言必以助成聖孝為名臣豈敢偏見阻執也臣昔聞追崇廟祀之禮未定深虞聖孝之心未遂上下之志不通致災殃民為宗社邦

本之憂已述鄙見爲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事具本
欲進間繼聞明詔大禮已定而止今欲言此愚誠恐有
未孚敢將前本附上伏願聖明併賜採納蓋臣前奏深
辯追崇之爲禮者欲成陛下之大孝也今奏極言遷塋
之宜慎者亦欲成陛下之大孝也成陛下之大孝所以
效臣之愚忠也臣惟皇上一身宗廟社稷之主也四海
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蔭福於陛下之身者恭穆
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家之有墓猶木之有根根固則木

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此士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廵遂葬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於南廵遂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載猶君國子民不絶此其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為隋留守官所發動其後子孫連遭武氏安祿山之禍慘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太祖高皇帝初葬其皇考妣於今皇陵衣冠

葢不備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帝后我太祖統天大孝
豈不欲備禮改塟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泄山川靈
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陵之制而已見於皇陵
碑大畧可考也此我仁祖之陵既廕太祖興創大業而
以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又廕我太祖享
國日久子孫萬世為帝王也今獻皇帝之陵比於皇陵
已廕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靈
氣而廕我皇上聖壽萬年子孫萬世為帝王可也昔人

謂死者魂氣升天體魄歸地今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陟降昭格蓋無不在而陵寢之在安陸者亦為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動也況查安陸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梓宮陸行在途未免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可到此時聖母聖心懸念何如舉朝臣子驚惕何如而可輕動也即令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為子孫長久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天

造地設山川大聚完美可為帝王宅兆者舉天下蓋不
多也故我太祖初定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議者數百太
宗卜藏天壽山蓋自始封燕國至於紹極征討往來閱
歷山川數十年而後得豈易能也有如奉迎梓宮至京
一時難得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主司恐以遲慢為
罪而遷就附會以未全吉之地為吉而誤國大事將如
之何臣謂陛下孝思誠切或遵奉聖母太后懿德至情
必欲遷塟亦須期以數年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

分全美之地如天壽山比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啟遷皇考梓宮安葬方可無慮也今若如彼邪佞之言輕率一二年為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之說從古有之今士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為其子孫長久之計者罔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為大言謂此小術不足信者是其愛國不如愛家愛君不如愛身故為欺罔非忠實也昔宋儒朱熹窮理致極精微乃塟其考妣異處蓋亦拘於陰陽地理而勢有所難合其疏論壽

皇塋地至為詳備葢其知至意誠所發一時淺學之士或未之及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姑以塋塋一事言之夫愛其祖考而慎於安厝者仁也處之合乎事理之宜者義也然而天有陰陽地有柔剛則陰陽地理能為禍福之說夫安得不信乎臣前疏妄言今日急務以孝親為大以保民為本而保民圖治之道又在擇言官而納諫諍回士風而變治體以盡復祖宗之舊向使皇考聖母不

崇以至親至尊之號而受陛下之朝享則為卑臨尊於禮為不順於心為不安此聖心之所以不得已而必欲追崇者天理人心之正也天下萬世之公也今則陵寢已安不宜輕動稱號已定不宜再更明詔已頒不宜數易聖孝已遂別無不得已之情矣何乃中外臣工希寵妄言不已臣願陛下明禁斥絕此輩不許再言而惟君臣協恭專以任賢圖治保民為事以求固宗社於萬年此誠今日急務也臣愚賦性忠朴特受明主之知今既

衰病成痼不能再起供職使非過事盡言則終身負恩有所不忍故敢冒死盡言至是也皇天皇考靈神昭鑒臣言非忠甘受顯戮萬死無悔

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疏

臣荷國厚恩義同死報在喪三年每聞時事可憂輒增哀痛不食惟以禮制所拘不敢上言國事今既服闋即當趨赴闕庭面陳得失又以疾病不能中心自悼寢食靡寧臣又自傷病廢之久志慮之昏修身治家尚多自

愧更言國事人其謂何况臣所欲言者實違衆議中外一聞必皆切齒以為阿附求進是匪徒目前之有險禍而將來身後之受惡名百世而下非過大聖大賢至公至明之見終有不能自白者矣臣是以欲言未敢輾轉多時然又思臣痼疾天廢人所共知可無求進之嫌而區區犬馬之誠實有寧受惡名險禍而不忍負恩緘默者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竊惟今日聖治急務以孝親為大以保民為本商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

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其論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則曰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是皆言孝親為大也書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我皇祖聖訓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

賢君能之又曰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是皆言保民為本也臣聞陛下至孝之心根於天性即位以來累欲尊崇皇考聖母而惑於衆議未能早定臣想陛下孝思純篤每當入侍聖母之時痛思皇考在遠三年不得躬致廟享聖心哀慕迫切必有抑鬱于中而上通于天者是以天為感動時出災異以儆聖心而孝治之應

漠然未彰者事由羣臣見禮不明而執議僭差聖心於是蓋亦過於謙讓而少貶明决矣是以即位之初大風肇變而至于今亢旱之極洪範咎徵曰僭恒暘若曰蒙恒風若是也臣謂此事在聖心獨斷之而已早定之而已在禮有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不殺其身以益其君乎就使追崇稍有不合乎禮陛下為親羣臣為君寧受失禮之名而使陛下得全聖孝之大以成孝治之美不亦可乎况此事出乎天理人心之

正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萬無非禮可議者臣請得而明辯之夫謂追崇為非禮者不過謂陛下入繼大統為孝宗皇帝後不得復顧私親也臣聞近古帝王有生前無子而明立親弟之子為太子以承繼天下且預為其生父立後者漢成帝之於哀帝是也有生前無子而擇立從兄之子為子以儲繼天下者宋仁宗之於英宗是也有生前無子而選育孤遠之子為太子以親授之天下者宋高宗之於孝宗是也有殁後親子夭疾其後策立

親兄之子為子以承繼天下者漢安帝之嗣和帝是也有歿後無子其后迎立從兄弟之子為子以承繼天下者漢靈帝之嗣桓帝是也是皆如民間無子立嗣者然不得顧所生父母固也陛下與之皆不同矣我孝宗皇帝有子武宗已授之天下十有六年令陛下之立乃因武宗晏駕無子又無親弟羣臣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義推考天叙以皇考興獻帝為憲宗皇帝之第二子孝宗皇帝之貴介弟不幸先日上賓陛下乃其嫡子也於

是上請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稱武宗遺詔以迎立陛下是猶令武臣世襲長房無子則次房繼者然此自皇祖聖謨宏遠預立此制以息爭端其意在武臣則重在立功之祖在朝廷則重在創業之祖非為嗣世子孫私立後計也故令士民之家無子皆得立嗣而獨武臣之家不得私立者以聖制有定也然則陛下以堂弟繼堂兄而有天下稽古中朝未有其事未有其事則追崇所生亦未有是禮而可以義起矣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禮

運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也昔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孔子欲正其名而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必曰繼世即為父子陛下當稱孝宗為皇考而不得考其生父若使當時興獻帝在世則當立興獻帝矣其亦當考孝廟而不得考其所生乎此其事理必不通矣論者或又謂皇考初封藩國未嘗一日臨天下不得稱皇帝者則又有說焉傳言武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今皇考聖母不尊以帝后之號而受陛下

之朝則為甲臨尊矣其心安乎且太王王季文王舊皆諸侯亦未嘗一日臨天下也我皇考以憲宗皇帝之愛子孝宗皇帝之介弟𤣥德昭聞於天下久矣屬者武宗頻遊九廟缺享天叙人心皆屬皇考皇考上賓乃屬陛下推厥天源陛下因為皇考之子而得承大統也傾不得比於太王王季文王追尊為皇帝者何歟况昔孝廟之於皇考友愛尤篤近者尊號之稱人出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陛下尊奉慈訓既隆所生而益感所自由

是日嚴孝廟之享益隆昭聖之奉臣知兩宮二廟均享
陛下之孝而懽洽無間矣何不可之有或又拘於興國
之稱者則又不然夫今天下一統也父子一家也大明
一統之內又有興國皇帝者何居此其事理又不通矣
或又拘於興國立廟者則又不然孔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今皇考止有陛下一子而遠立廟於數千里之外
其降享之際不見親子孫一人在列能無含淚而不食
乎陛下高處九重萬年將至何日能一躬致孝享乎且

昔親王無後者皆得祔享太廟也今皇考有陛下為天子顧不得別立廟於皇城之内者何歟此其事理又不通矣大抵先王因時制禮各各不同今只以追崇一事言之昔者舜受天下於堯禹受天下於舜一也禮言有虞氏宗堯是不追崇其父瞽瞍也夏后氏郊鯀是追崇其父伯鯀也天下後世固不以舜為是而禹為非亦不以禹為孝而舜為不孝也今之議禮者乃欲拘一定之說而不顧天下之大計何歟書曰甾疑敗謀故臣謂此事惟

在聖明一下明詔早定之而已固不必復牽於羣議也亦不必追咎夫羣臣也夫羣臣為此者心非不忠而欲沮陛下之孝也蓋其始議之時方追慕孝宗之德而傷其無後故先有為後之説置於胸中而一時見偏議定乃遂真以追崇為非禮而惟恐或陷陛下於過舉其心實忠於陛下忠於孝廟也及後再議復議舉朝人心蓋以追崇為是者過半矣然而衆相顧忌懲宋濮園之議槩以執前議者為忠直變初議者為逢迎乃遂翕然一

口而莫之囘非其本心也一時保名固位之心重而不敢違衆也或以能辭官職謂非固位者非也蓋名與位相須從衆則得名令雖暫退而輿論可以復起違衆則失名令雖得用而衆怒難犯後有險禍隨之矣此忠臣體國者之所以為難也正德十六年冬臣在四川歸途遇給事中張翀嘉靖元年春臣奔喪抵家遇郎中夏良勝主事張大綸皆與之極論追崇之當禮欲其達諸當道以將順陛下之美而君臣契合以共成天下之治不

知其言違否也夫將順與逢迎不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志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情事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孔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今臣所憂者陛下聖孝之美羣臣失於將順恐陛下緣此盡疑羣臣而不之信上下不能相親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此實羣臣之罪也然而所壞者陛下之國事也所害及者陛下

之子民也於羣臣何計焉昔宋神宗勵精圖治一代英明之主也惟以議新法不合而舊臣相繼罷去乃致時相誤引匪人以壞國事先儒程顥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則亦當時舊臣偏執不能委曲致君之罪也然而宋業遂衰致為神宗盛德之累臣念及此不覺痛心故深願陛下毅然早定尊崇之禮而釋然遂赦羣臣之失使各安其位而責以開誠布公講求救荒弭亂之策而急行之此誠今日急務也蓋自羣臣執議不通而陛下孝

思哀切之際內臣將有順旨而得用者矣外戚蓋有希恩而市寵者矣言官間有忤旨而得罪者矣自古忠臣愛君必憂其漸臣不敢避禍而不言也昔者漢唐宋之季其致禍敗各有所由西漢以外戚之過寵東漢李唐以內臣之漸橫而皆言路之不通宋以奸相用事而言官朋比為排異已以蔽主聰明而固其權三者不可不慎也其奸相言官則多文臣也故自古文臣亦有奸譲誤國者矣內臣亦有忠勤體國者矣非謂內臣盡不可

用也但文職在外而有奸惡則易知知則易去內臣在中而有奸惡則難知知亦難去故文職如裼外華體之服有點污則人所共見見而日數易之無難也內臣如貼裏近身之衣有垢弊則人所不見必須服之者自覺雖覺而欲易之恐有切膚致害而顧忌多難難去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矣又其富侈成俗而一家人之用度過於文職大臣數倍有餘則其取於人也必多而民易困窮此其所當戒也臣願自今文臣內臣職任各遵祖

宗舊額而各選老成忠正者為之各欲時察其忠邪而
於內臣尤加慎檢一有奸佞竊權者混於其中則急去
之而改用忠良則可無前代宦官之禍矣國朝外戚遵
奉祖宗舊制自來不曾典兵預政前代外戚之禍無可
慮也然而分封漸盛則天下財賦有限而不能給民力
易於困竭書曰四海困窮天禄永終不可不慮也況聞
先朝外戚絶無封公者萬世而下乃謂外戚封公自陛
下始臣愚誠不顧有此議論以為聖德之累也中庸言

尊位重祿所以勸親親陛下所行亦九經之道也然而親愛之固欲其富貴富貴之必欲其久長其若親愛之過富貴之極而為國耗蠹為人指斥則非久長之道也故臣願如張鶴齡者聖明聽其讓而仍舊爵以成就其美親愛久長之策上也公爵止令終身而不世襲次也著為令典以後不許攀援為例又其次也自古人君之德莫大於從諫其失莫大於拒諫尤莫大於罪諫臣罪諫臣而不幸偶至於死則其失又有不可言者矣我皇

上天性聰明聖德宏厚本心樂於從諫是以即位之初凡科道有言無不嘉納然此時科道多係正德末年依阿受賜取容於江彬而緘默固位致陷他官忠諫得禍而莫之救正者也新政之初大臣失於奏黜此輩不知認罪而乃混諸忠直肆意多言言或涉私忠良被枉聖心明如日月蓋已燭其言之不實而心之非忠者有矣近二年來言者發於忠赤多切事理間有風聞偶誤者蓋亦不多也陛下因前言者之多妄乃併後之言者而

厭聽之是以嘉納不如初政之多更或因是而得罪者
有矣近聞一二言者過當其罪不能無也朝廷暫下之
禁獄以懲其困然恐言官因是奪氣而以後忠言日少
則非朝廷之福也亦恐天下後世因而誤傳陛下有不
納諫之名也故臣願陛下早開釋之以責其後效而已
其先降黜者收復之而已臣又聞近者南京兵部侍郎
席書以達禮受知陛下親擢禮部尚書不知事體者或
相驚訝以為不由衆推廷臣或有執奏書或避嫌固辭

審如是則益煩聖慮矣臣與書未嘗識面然昔見其雲
貴災異之疏漕船誌書之作固已知其才猷出衆矣祖
宗朝固嘗親命大臣令陛下因其才而授此職允協公
道何嫌之有廷臣執奏者或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
書之比而乃援書為例夤緣結托不由衆推以得倖進
者耳臣謂後日萬一有此選部言官執之而已聖明納
之而已令如書則無嫌可避正宜聞命不俟駕而行以
急報明主之知不宜牽纏誤事也臣惟言官不可不擇

而其言不可不聽臣願自今科道官特勑吏部博選內外郎官中必欲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奏改為之三年之內考其敢言忠諫有益舉刺得宜及廵按在外激揚興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等官如祖宗朝故事其雖敢言而言或不切於事體或過於激烈易至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其忠直褒其後效而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妄奏及廵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務使言官皆得中正之人

陛下於言之善者則擇賜嘉納而見諸施行其不善者亦曲示優容而置之不問要使朝廷多得忠諫之益而君父不受罪諫之名可也皇天聖祖旣以中國疆土暨億萬生靈而付陛下矣然則保民也者實陛下今日之急務臣昔聞陛下龍飛在途惜民財力惜民田禾朝野播聞無不欣頌及登寶位以來愛民之心無日不存仁民之政無日不舉凡遇災傷稅糧不惜蠲免凡告民飢帑銀不吝賑濟陛下保民如此可謂至矣然今江淮以

南赤地數千里民飢至於父子夫婦相食所在餓殍疾疫死者不可勝紀若莫為之救者何歟或謂數年以前內臣鎮守剥民膏血至盡以致如是固也然自陛下臨御以來鎮守剥削如前者少矣無乃臣等文職各以私己營利為謀而無體國為民之心所致也臣觀近歲以來士風大壞而政體大變文臣不敢自言陛下不得而知也臣愚昧死敢遂言之今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

也數者設官皆以為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
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其成功
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為知府或
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
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
俟三二月即改左而之近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
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月日過半其
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為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

即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容
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為之修也視生
民之飢困若見驛馬之疲瘠誰為之恤也舊時責之以
興水利勸農者不屑為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為
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為
也乃惟巡按批問狀詞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為
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
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

為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欵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禀命於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坐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於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

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之退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為名日候於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使外臺之長乃躬任舖司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為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既為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為賢而慷慨

任事者為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
憂民而為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飢困所由也今
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者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
方賑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素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絶
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户自不給也欲知飢民實數則守
令素不究知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
廵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
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

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飢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飢荒所當急備也聖祖所憂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士風變治體而皆復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聖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陞速今緩其陞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既權重今抑其權則怒怒則劾謗與劾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退亦可矣而歿後議及贈謚則又以有無彈劾為應否由是浮沉保名者恒得

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聖明張主之而已蓋能保民則天眷益隆宗社可求皇祖考享祀於萬世陛下萬世之孝也然其本則又在陛下修德講學以作憲天之聖也謹身節慾以固齊天之壽也此二者近臣必言聖心已知而臣不敢多議也惟持守之為難耳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病勢日亟常恐一朝痰厥壽命不久聖恩終身莫之能報是以力疾盡言至此也陛下憐臣愚忠憫臣疾苦而早賜得休以

終餘年臣之幸也其以為狂妄而罪黜之亦幸也若必欲起臣上道則衰病不堪必死於道路矣臣惟一子貧弱不能遠收臣葬惟陛下哀憐

弱病不能趨詔懇乞休致疏

臣久患痰火極弱行不能百步立不能片時兼以心神虛怯眼目昏花遇事慌張出言蹇澁常時氣鬱不通身欲顛仆或時潰散不止氣如暴亡是以不能供職效用自為副使及陞今職中間一謫再興十辭未允頃丁家

難令服闋因疾不能赴京陳情乞恩休致荷蒙恩旨容臣調理臣感激恩奮調理不痊自分此生無緣上答中夜哀思遇時多事乃瀝餘忠乃陳三疏自知身如病馬既蹶難興言比鳴鳥旁聞皆嫉直欲報恩於垂死而他顧不遑豈圖基用於將來而公議有犯乃令十二月初三日忽准吏部咨該本部備題奉聖旨廖紀胡世寧姜清都行取來京用欽此咨臣欽遵施行臣聞命驚惶即欲趨赴奈緣病困日久遠行驟難試一登舟而近出即

連數疾而速還尚冀調理少痊不覺延捱多日恐稽名
命以速官刑憂惶日積痊可無期竊惟自古忠賢難逢
聖主況今遺老皆昔困於權奸之久幸今得遇聖明之
知豈有不願仕進無故推托者蓋其他則或憂人忌而
避禍不行如臣則實由天廢而痼疾難起懸望闕庭感
戀徒切伏望聖恩垂日月之照而幽隱不遺擴天地之
仁而疲癃是保特降綸音容臣休致明勅吏部示勿復
用以便臣安養之私以免臣冒進之咎臣得以未死之

年感陛下再生之德日同野老含餔鼓腹而歌咏太平
時學緇流稽首焚香而祝延聖壽臣無任激切祈懇之
至

胡端敏奏議卷四